

明星卵子绑架案

美国畅销书先生桑德斯新作

[美国]劳伦斯·桑德斯 著



女星献卵助女友 ● 男贼盗卵诈万金

月
星
卯
子
邦
架
案

〔美〕

伦斯·桑德斯 著

龚人 傅玢 王强 译
龚人 校



明星卵子绑架案

[美国] 劳伦斯·桑德斯 著

龚人 傅玢 王强译

龚人 校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华侨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875 插页2 字数149,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500册

ISBN 7—5407—0728—3/1 • 511

定价: 2.90元

译 本 前 言

施咸荣

好莱坞超级影星玛丽兰·泰勒当选“世界第一美女”，她为了保持身段与丰姿，决定绝育，还计划把手术前最后排出的卵子赠给患不育症的好友夏娃，让她“借卵生子”。谁知生育诊所的化验员起了歹心，偷走了贮卵罐，借此向玛丽兰勒索巨款，于是惊动了新闻电视界、警方、黑手党等等，兴起一场夺卵风波。最后贮卵罐被警方截获，玛丽兰爱上了英勇漂亮的警官，决定为他生儿育女，结果卵子重新回到她本人体内，一出妙趣横生的喜剧也告结束。

桑德斯的小说在我国已翻译出版多种。在美国，他的小说迄今共出版了 21 部，总印数已超过 2,300 万册，评论界称之为“桑德斯奇迹”。桑德斯本人也被称作“故事大王”、“最有成就的悬念小说家”、“最使人满意的消遣小说家”等等。桑德斯

的小说继承了西方侦探、间谍小说的传统，专写悬念，又结合当代犯罪小说与非虚构小说的特点，构思独特、新颖，外加他本人记者出身，不仅熟悉美国的下层社会，而且在文学上造诣很深，文笔朴素、简洁，自成一种幽默、讽刺的风格，无怪乎他的小说能做到雅俗共赏，高出一般的通俗小说一筹。他的第一部小说《安德逊的录音带》(1969)模仿非虚构小说写一个诡计多端的罪犯约翰·安德逊阴谋洗劫一座公寓大楼，出版后立刻受到普遍的赞誉，评论界认为它可与三年前轰动一时的卡波特的非虚构小说《冷血》媲美，《芝加哥太阳时报》很有预见性地指出：“从他的第一本小说看，劳伦斯·桑德斯肯定会成为70年代叱咤风云的作家之一。”果然，从70年代到80年代的20年中，桑德斯陆续出版了别具一格的悬念小说多种，著名的有《海伦的欢乐》(1971)、《第一重罪》(1973)、《第二重罪》(1977)、《第三重罪》(1981)、《第六戒律》(1979)、《第十戒律》(1980)等。

桑德斯相信人性恶，偏重于写人性丑恶的一面，对美国社会的犯罪活动有比较深刻的揭露与讽刺。作为一个通俗小说家，构思新、悬念强、情节发展快，自然是他艺术的主要特点，但他的小说也富于哲理、机智与幽默感，例如本书从取材到写作风格都很幽默，极象一幅别致的社会讽刺画，既有令人捧腹的妙笔，也有引人深思的哲理，称得上通俗文学中的一部佳作。

1990年7月于北京

加利福尼亚州：贝福里山庄

被好莱坞制片商们称作“匈奴女霸王”的那位世界第一美人大步走进圣卡米诺大道上的“玛丽兰·泰勒集团公司”总部。她来之前，人们屏息静气，惊恐万状；她来之后，大家又被她支使得忙前忙后，乱作一团。

她对吓得战战兢兢的接待员说，绝不许再穿那件连衣裙。“这种胆汁绿让我牙根发酸！”

她叫莫瑞——那个呆头呆脑的杂役——给她端来一杯浓味的“血玛丽”（用龙舌兰酒调制）。“再来一根芹菜梗儿，一片酸橙。”

她让审计员本杰明·格特曼查核一遍斯波坎街的那家“玛丽兰·泰勒妇女用品商店”的库存清单。“如果清单上的数字属实，就给我把经理抓起来。”

她告诉她的律师斯图亚特·罗奇：跟麦格南·帕斯韦利片公司合拍《阿肯色州的琼恩》的那份合同是无法接受的。“我要他们预付那八百万美元的一半。先给钱，后拍戏！”

她吩咐她的化妆师——黑人洛莉塔·多努万，这回她的脚趾甲得涂成银白色。“要那种发亮的银色。”

她指示广告师盖里·弗罗姆立即解雇《今日影坛》杂志的

一个评论员。那人著文评论她在重拍新片《桑尼布鲁克农庄的丽贝卡》中的表演，文章写得很不合她的口味。弗罗姆嘿嘿陪笑着说，这任务恐怕不大好完成。玛丽兰便怒喝道：“那就给我敲碎他的膝盖骨，让那婊子养的爬着过下半辈子！”

她告诉“玛丽兰时装设计公司”的意大利服装设计师沙里，把那种新潮金银线女夜礼服的领口再开低一些。“多露一点，宝贝儿。我们卖的就是奶头和丰臀。”

她嘱咐贴身秘书海丽艾·波尔兹，让公司的专用飞机加满油，待命起飞。“别忘了，香槟酒得装够。”

她吩咐满身香水味的美发师西德尼陪她去纽约。“带上那副黑假发和面纱罩。把那副‘朋克’阿飞假发也捎上，到时候戴着玩儿。”

她指示那个从墨西哥偷渡过来的保镖托尼·佩雷兹给她提着首饰箱。“箱子丢了你就别想活了！”

于是大家都涌进她的私人办公室。那是一个宽敞的套间，室内挂着制片商、导演、名演员和影评家们的像片，一律装在马桶圈形的白瓷釉像框里。

她脱得只剩胸罩和短裤，坐在柚木写字台旁的黑色皮转椅中，身上随意披着“玛丽兰·泰勒亚麻织品公司”出品的一条印花被单。她嘴里吸着“血玛丽”，美发师给她梳理那一头泛红的金卷发，化妆师用“玛丽兰·泰勒化妆品公司”出品的月光牌指甲油把她的脚趾甲涂成亮闪闪的银色。她答复了雇员们提出的十几个问题，回答得干脆、果断，时常连说带骂，出言不逊。

她还接了十几个电话。打电话来的有证券经纪人、投资顾问、神经科大夫、妇科医生和新闻记者。有募捐的，求见的，索取签名照片留念的，邀请拍戏的，乞求借贷的。也有人请她吃

午餐、赴晚宴，或是出席首映式、联欢会或者慈善募捐舞会。对所有的请求，她的回答都是同一句话：我正要去纽约，等我回来再给我挂电话——呃——大概再过三、四个星期吧。

来电话的人中最紧追不舍的一个就是萨木·戴维森那个无赖。他是玛丽兰第一部影片的制片人，此后总在提醒玛丽兰不要忘记他的恩德。那部影片名叫《隐私》，给戴维森美美地赚了一大笔钱。但此后，他再没交过好运，他的钱在钻油井的投资中输了个精光。据说他目前一直在制作色情录相带，他的许多色情片中的主角都是一只毛手毛脚的猩猩。戴维森最渴望实现的一个美梦是拍摄一部《隐私续篇》，由玛丽兰·泰勒来主演。

他在电话里一直纠缠不休，玛丽兰便用一长串精心挑选的，最解恨的辞句表达了她内心对此人的真实评价，她的下属们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这番话的开头一句是：“听着，你这臭不可闻的贱东西……”玛丽兰用她那使千百万观众倾倒的有些沙哑的女低音，从他的长相，能力，骂到他的祖上先人，职业道德，甚至床上癖好。最后，在撂下电话听筒之前，她警告戴维森，如果继续无理取闹，她就要派两名打手去把他“骗了”，连麻药都不用。

然后，玛丽兰喝干了“血玛丽”，理完了头发，涂好了趾甲。她把所有的人都轰出办公室，只留下海丽艾·波尔兹。那是个性情刚烈，个子娇小的姑娘，穿一身花呢西服，用一副单边眼镜读文稿。

“好啦，亲爱的，”世界第一美人说，“咱们出发，到苹果城纽约去追名逐利吧。”

“名和利你都不缺了，”她的贴身秘书说。“玛丽兰，你真打算去干那件事吗？”

“当然，只不过动一个简单的小手术，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指的是另外那个手术。”

“别说了，海丽，那个手术是很值得做的。我堕胎的次数比你烫发的次数还要多。实在烦透了。这次也许可以一劳永逸。”

“你会后悔的，”海丽艾忧心忡忡地说。“总有那么一天。”

“那你可弄错了。我这个人做什么都不后悔。”

“鬼才相信！”秘书说。

傍晚时分，大约5：30左右，车夫卡尔·西门开来了那辆墨西迪斯牌大型灰色豪华轿车，后边跟着一辆租来的林肯牌汽车。玛丽兰·泰勒和她的随从们把行李装上车，随后分别钻进了两辆汽车。

律师斯图亚特·罗奇和审计员本杰明·格特曼不跟他们去纽约。两人站在人行道上与他们挥手道别后，便回到罗奇的办公室。罗奇取出一瓶名贵的法国酒，往两只纸杯里各倒了一些。两个胖子一人一杯。

“如果除去那张漂亮面孔和苗条身段，”他说，“玛丽兰还能剩下什么呢？”

“一架吸男人骨髓的骷髅。”格特曼说。

纽约：布鲁克林区

土耳其酒吧是那种真正卖烈性酒的去处。即使用大西洋街的标准来衡量，这酒店也过于肮脏了。如果你要一杯淡味马丁尼酒，再掺点混合酒的话，你能活着走出酒店就算万幸了。最好还是要一杯纯酒。那个巨人般的侍者过来问你“先生喝点什么”的时候，你就低三下四地说，只要一杯浓啤酒就够了。他不会喜欢你这种顾客，可也不至于把你撵出去。

在酒店后间，地板上到处是锯木屑、花生壳和长久没清除过的烟蒂。三个男子坐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桌旁喝着啤酒掺威士忌。其中两人自以为穿着讲究，其实挺俗气。第三个人穿一身脏污的白衫，象个医院勤杂工，或是实验员。

穿白大褂的人名叫尼古拉·卡扎年，在纽约曼哈顿区一家生育诊所工作。另两个男子——所罗门·品克斯和约瑟夫·阿布鲁基都是布鲁克林区邮局的拣信员。这三个人都是瘾头十足的赛马场赌徒，却又都是极蹩脚的赌家。每当赛马公告中报告他们下赌注的马匹“失利”的消息，他们就象听到了世界末日的丧钟。

现在三人聚在一起，商讨卡扎年设想的一个能使他们摆脱贫困，发财致富的计划。

“首先，”尼克说，“你们都知道，她是世上最有钱的人，对吧？”

“而且是个俏娘们，”所罗门挠着他那秃头说。“瞧她那漂亮脸蛋儿！那身段！还那么会演戏。”

“是啊，”阿布鲁基说，“生活就是不公平。说这些没用，给我讲讲我不知道的事。”

“最重要的是，她有的是钞票，”尼克说。“而且据我估计，她会悄悄地付钱，不会找警察。我是说，一个处在她那种地位的女人绝不希望把事情张扬出去。这完全是她个人的隐私——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慢着，”阿布鲁基眨巴着深度近视眼镜后边的眼睛。“你再把计划解释一遍——行吗？”

卡扎年叹了口气。“好吧，我再说一遍。其实非常简单。关键就在：女人每月下一个蛋。”

“我就不懂这个理儿，”阿布鲁基说。“母鸡才下蛋呢。女

人只会生孩子，哪能下蛋！”

“孩子从哪儿来的？”所罗门说。“难道是送子娘娘变出来的？婴儿是从蛋里长出来的。我说得对吗，尼克？”

“说得对。女人每月排一枚卵。不是那种带壳的鸡卵，而是一种极小极小的东西。就算现在桌上摆着一枚人卵，你也绝对看不见它。同房之后，男人的千百万个精子就进了女人的身体。那些精子就象极小的蝌蚪。只要一个小蝌蚪撞上了女人的卵子——咣！蝌蚪就变成一个娃娃。问题是许多女人没有排卵能力。也许因为有病，也许因为输卵管道堵塞了。可她们也想生孩子。怎么办呢？她们可以向一名女友借卵。也许不能说借，因为那卵子用完无法归还。不能排卵的女人可以让女友赠送一枚卵子，或是通过专干这营生的人买上一枚。”

“老天爷！”所罗门说。“你是说，还有靠卖卵谋生的女人？”

“不，可也能靠这种买卖得到一笔不错的收入。把卵子卖给一个想怀孩子的女人，每次兴许能赚个三、五百块钱。现在的做法是，让女人的丈夫把精液排在一个小瓶里，再把别人捐出的卵子放在里边受精。婴儿开始萌芽——比针尖还要小——再把它放进女人体内，女人就怀孕了。听懂了吗？”

阿布鲁基摇摇头。“我还是不明白。我知道孩子的爹是谁，就是往瓶子里排精的那个人。可谁是孩子他娘呢？”

“其实这婴孩有两个妈：捐献卵子的女人和怀孕生子的另一个女人。这些事用不着你去操心。我们要拿卵子来下赌注：绑架卵子，然后索取赎金。那可是世界名人的卵子！我全都设计好了，这项计划万无一失。我们要发财了！”

“等一等，”所罗门慢悠悠地说。“我还有一个疑问。你不是说，女人每月排一枚卵吗？”

“一般是这样。有时候不止一枚。她打算注射荷尔蒙性激

素，这样她一次可以排十多枚卵。”

“那么，绑架她的卵子有什么用呢？如果下个月又能重新排卵，她犯得着花钱把被绑架的卵子赎回去吗？”

尼古拉·卡扎年身子往前一凑，神秘地笑着，轻声说：“妙就妙在这里。”

纽约：曼哈顿区

玛丽兰·泰勒商品公司（经销玩具、照相、招贴画、录相等）总部，是东 63 街的一幢六层楼房。公司的办公室全都在下面三层。这座漂亮的石灰石大楼的其余部分则是世界第一美人及其随行人员在纽约的行宫。

这座奢华的行宫里有自己的一班人马：门卫、侍女、管家、厨师。有好几间卧室和洗澡间，一间起居室，一间餐厅，一间小型放映厅和一间健身房。

到曼哈顿后的第二天，晚饭之后，玛丽兰和她的两个客人走进了起居室。夏娃·班农和艾立克·班农是一对夫妇，与邀他们来作客的女主人年龄相仿。这对夫妻住在斯卡司德尔，他们从那里开车来到曼哈顿。夏娃是一位家庭主妇，艾立克是“林波——弗立斯——戈巴——汉林根——明赛特——诺里顿——塔布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当然，公司接待员接电话的时候只是慢悠悠地说一句：“这里是律师事务所。”）

男仆送来了蒸馏咖啡和意大利甜酒，便离开了起居室。

“今天下午我去看普林斯特医生了，”玛丽兰对两位客人说。“他给我作了检查，说荷尔蒙已经见效了。他估计再过三、四天我就会处于他所说的‘最佳排卵状态’。所以你们俩要随时作好准备。普林斯特大夫可不愿意浪费时间。”

“玛丽兰，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艾立克握着妻子的手说。“你送给我们的真是无价之宝。”

她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他们。这一对金发碧眼的夫妻脸上泛着光采，正沉浸在爱的柔情蜜意之中。“别跟我说那套花言巧语的废话了，”她对艾立克说。“你也知道，这件事也不能全靠我。你也得出一份力量。普林斯特医生带我去看过那间屋子，回头你就要上那儿去干那个勾当。他们管那个房间叫作‘人工采精馆’——亏他们想得出来！那儿灯光柔和，放着悠扬的低调音乐，墙上贴着大幅美人彩照，使人感到象在家里一样舒适自在。”

“都怨我，”夏娃哽咽着说。“我那倒霉的输卵管要是没有堵塞，我们就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了。不过，能得到你的卵子，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我想生个女孩，我希望她长得象你一样漂亮。”

“如果是个男孩，”她丈夫说，“就希望他能继承你的才智和雄心。”

“真的吗？”女明星盯着他们俩“你们的孩子身上的骨肉有一半是我的，你们现在或者将来都不会后悔吗？”

“你说笑话吧？”夏娃激动地说。“我们只会骄傲。是吧，亲爱的？”

“没错儿，”艾立克说。“我真希望能对全世界的人说，你对我们恩情深似海。”

“这恩惠不是给你的，老兄，”玛丽兰毫不客气地说。“我是在帮夏娃的忙。你妻子和我一道度过了到处求人雇我演戏的艰难日子。那时我们俩都是穷光蛋，想在百老汇谋一条出路。夏娃，当时你在餐馆打工挣钱养活咱们俩。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好处。我欠你的情，现在只不过是还在还这个情。你刚才说什

么要向全世界的人夸奖我——那可就坏事了！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我，你们，我的贴身秘书，还有生育诊所里的人。绝不能告诉别人，听清楚了：不管他是谁！我做这件事不是为了扬名。等你们的小宝宝在我怀里撒尿的时候，我就得到了最大的报偿。不过你们也许会生一对双胞胎——想到过吗？我们服了这么多生育激素，也许会生出双胞胎，甚至三胞胎。”

“太妙了，”夏娃大声说。“越多越好。我演戏从没有成功过，可我知道我这块材料适合做什么：当一个贤妻良母。”

他们又谈了一个小时，谈到计划中的剖腹手术，玛丽兰的卵子与艾立克精子的结合，以及如何将受精卵植入夏娃的子宫。最后班农夫妇站起身来，两人都拥抱了玛丽兰·泰勒，感激零涕地向她道谢。

玛丽兰推开他们，说：“希望下次再见到你们这一对倒霉蛋的时候，你们已经开始为当爹妈作准备了。”

他们走后，玛丽兰不知为什么心情沮丧起来。她大声朝楼上呼唤海丽艾。秘书海丽艾拿着一瓶名牌白兰地走进屋来。

“和那姐弟俩混了一个晚上，”秘书说，“我猜想你想喝一盅了。”

“是啊，”玛丽兰说。“我喜欢这两个人，可他们老是那么好激动，让人神经绷得紧紧的，真受不了。”

海丽艾给她和自己各倒了一口白兰地。“你告诉他们你打算同时作绝育手术了吗？”

“当然没有，他们用不着知道。”

“你到底为什么要作绝育手术呢？”

“谁愿意让一个浑身尿臊味的娃娃满屋子乱跑？夏娃喜欢，我可不喜欢。”

“哦，”海丽艾盯着她说。“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认为你

胆怯了，一想到怀孕生孩子你就吓得魂不附体。你不光是怕麻烦，怕疼；你还怕生孩子会毁了你的身段——那是你的本钱。这是你的‘自我心理’在作怪。”

“谢谢你的教导，弗洛伊德博士，”玛丽兰说。“你说够了吧？该给我再倒点酒啦。”

她们踢掉鞋子，把脚架在酒桌上，默默地喝酒。

“她的演技好吗？”海丽艾问。

“夏娃吗？比我好。不过她缺乏拚劲。从来不愿投靠哪个制片商。”

“那日子总算过去了。”

“是啊，”玛丽兰·泰勒冷冷地一笑。“现在该他们来求我了。”

纽约：斯塔顿岛^①

罗纳德·耶慈已经34岁了，却仍象十几岁的孩子一样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和青少年那种大惊小怪的激情。他在西新布莱顿区的“美美快餐店”当助理厨师。下班后，耶慈驾着他那辆甲壳虫式大众牌旧车回家。这辆车本可以成为旧车爱好者的收藏品，但它实在锈得太厉害了。车后的行李箱盖已经关不住，用一根绳子拴着；车顶上贴着一一条破烂胶布，也并没有堵住那道裂缝。后车窗上印着一个“美美快餐”贴花标记。

耶慈身旁的车座上放着一个油腻的食品袋，里边装着带给母亲的晚餐：三个特大奶酪汉堡包，两大包风味炸薯条，

① 纽约哈德逊河口西南方向一小岛，属里契蒙区，有轮渡线与市区连接。

两瓶黑樱桃可乐饮料，一个“美美记”苹果馅饼。这块馅饼是四天前做的，可饼里有大量化学防腐剂，再放一个月也不会长出绿毛来。

罗尼和他母亲耶慈太太的这幢住宅看上去象是一所简陋的平房，不过房外有一个能停一辆汽车的车库，一块杂草丛生的草坪，一棵细瘦的臭椿树，还有一个水泥制的庭院鸟浴池，已经裂了缝。附近的醉汉们总爱往池子里扔空啤酒罐和用过的避孕套。

老耶慈太太有一阵飞快地发胖，胖得要人搀扶才能从那把加固的椅子上站起来。从那以后她就住在了楼下。她睡在先前的一间小餐厅里，因为没法爬到楼上她和丈夫的卧室去睡。她丈夫贺拉斯·耶慈几年前离家出走了。

现在整个二层楼都属于罗尼了。如果没有楼下他母亲那台 41 英寸电视发出的吵闹声，他这套房间本该是相当清静的。他睡在主卧室；另一间卧室的门总是锁着，那间房变成了一座“神堂”。

“神堂”的墙上贴满了玛丽兰·泰勒的招贴画和照片。招贴画上的玛丽兰有穿三点式泳装的，有穿宽松长袍的，有穿婴儿装式睡衣的，还有穿紧身夜礼服的。墙上还贴着玛丽兰主演影片的广告，也有她在百老汇舞台上演出的广告——她在那里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照片是上了光的，（其中两张有玛丽兰的签字：“给罗尼，我亲爱的影迷。”）墙上还贴着有玛丽兰肖像的杂志封面、剪报。有一帧照片镶在手绘木纹图案像框里，是玛丽兰·泰勒商品公司的产品。

屋里还放着装订成册的《玛丽兰·泰勒爱好者》季刊。这份杂志是由“国际玛丽兰·泰勒影迷俱乐部”主办的。（该俱乐部几乎完全由玛丽兰·泰勒集团公司资助。）杂志的标识下方

印着引自《时代》周刊一篇玛丽兰特写中的一句评语：“继米老鼠之后在全世界受到最普遍欢迎的影星。”

罗尼的神堂里有一台 25 英寸电视机，一台录相机。书架上摆着所有制成了录相带的玛丽兰主演的影片。他还珍藏着一些最宝贵的个人纪念品：一朵玫瑰，一个香烟头和一条女短裤。在一次玛丽兰亲自光临的募捐聚会上，她朝崇拜者们扔了一朵玫瑰。罗尼幸运地抢到了手。尽管别的影迷立即出十美元的高价买那朵花，罗尼却没有卖。那褪了色的花瓣正夹在透明塑料片里，一副惹人怜爱的模样。

他珍藏的一个烟头是玛丽兰扔掉的，上边还沾着她的唇膏。最珍贵的是玛丽兰·泰勒亚麻织品公司销售的一条尼龙女短裤，裤子臀部绣着“玛丽兰”的签名，据说是在她亲笔签名的底子上绣出的。

然而这天傍晚罗尼·耶慈没时间欣赏自己的财宝了。当天下午他从《纽约邮报》的“苏茜专栏”中读到：玛丽兰·泰勒和随行人员已经到达曼哈顿，住在东 63 街她的“豪华宅第”中。

罗尼匆匆地淋浴，努力洗去那一头又细又软的淡黄头发上熏染的美美快餐店里的油烟气。他换上一件干净汗衫，一条刚熨好的蓝布工装裤，和一件黑皮夹克——跟玛丽兰主演的十分走红的音乐剧《威尼斯商人》中那个男主角穿的一模一样。

“我晚上回来！”罗尼出门时朝他母亲喊了一声。可她并没留意他在说什么。母亲正坐在电视机前，桔红色头上夹着一些粉红色塑料卷发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巨大的屏幕。电视机里正播放新的赌彩节目：《发财，还是死亡》。

他驾着那辆大众牌汽车朝斯塔顿岛渡口驶去，这趟曼哈